

句

溪

雜

著

序

嘉慶庚辰冬先舅氏凌曉樓先生自粵中返里家居授徒卓人年甫舞勺受業於門天資穎悟已具成人之概道光甲申先舅氏客授他氏卓人遂學於梅君蘊生受詩文之法學日進乙酉春先舅氏復家居閉戶著述精公羊春秋兼通鄭氏禮卓人復從受經飫聞緒論斐然有著述之志泊先舅氏臥病董子祠中令卓人問字於余余學殖荒落於先舅氏無所肖似而公羊禮服之學卓人蚤得其傳遂乃博稽載籍凡有關於何鄭之學者手自抄錄推闡其義所著白虎通疏證十二卷實能條

舉舊聞絕無嚮壁虛造之說今歲季夏發行篋中說經之文若干篇先付諸梓而乞序於余余維漢儒之學經唐人作疏而其義益晦徐彥疏公羊空言無當賈孔禮疏亦少發明近人如曲阜孔氏武進劉氏謹守何氏之說詳義例而畧典禮訓詁歛金氏程氏習鄭氏禮顧其所著書往往自立新義顯違鄭說先舅氏怒然憂之慨然發憤其於公羊也思別爲義疏章比句櫛以補徐氏所未逮其於禮也思舉後儒之背鄭氏者一一駁正之借晚年病風精力不逮僅成公羊禮疏十一卷禮論百餘篇卓人行將校文東觀會議石渠讀生平未見之書

以續成先舅氏未竟之志是則余所深望知卓人亦必有樂乎此也癸卯七月儀徵劉文淇撰

序

右雜箸若干篇卷一卷二癸卯以前作梓於揚卷三卷
四壬子冬所輯鐫於京皆燬之賊既從事秋讞伏几匙
暇庚申出守滇南未克履任蹀躞燕晉秦蜀間日與輪
蹄伍益不皇隸舊業暨養病綿山行篋無書課讀之餘
間有所得莫從是正歸里復檢所弄數萬卷悉成灰燼
槁坐斗室耳目枯寂因將前後所存釐爲五卷付之剞
氏學殖久蕪於先民無所裨補惟羊叔餘生一靈不泯
數十年孜孜所遺未忍慙棄知我者其有以諒我也甲
子長至日陳立識於邵伯埭寓

句溪雜著

句容陳立

字人

卷一

說文諧聲孳生述略例

白虎通疏證自序

說禊

書十經文字通正書後

荅薛介伯論邱區書

兄弟昭穆議

書張純傳後

路寢孔碩辨

既伯既禱解

說文母猴說

魯讀崔爲高說

鄭伯男也說

卷二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議

皇后降服議

爲人後者服其本親議

荅周西瀍爲妻杖不杖議

春秋王魯說

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述

、三年導服說

卷三

士攝大夫唯宗子說

、釋虫

、爾雅舊注敘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攷

尙書九服十二服兩漢經師異同攷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解

劉績三禮圖駁

說員

三年喪問

外宗內宗說

卷四

九獻疏

祁奚字黃羊說

鉤援臨衝辨

釋我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解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說

跋胡農部河南余氏服議後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者適人者述

爲殤後者述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說

禮無二嫡說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解

舅沒則姑老解

卷五

祭法七廟解

周南召南解

、釋荀

、釋查

豐水東注說

、掘閱解

唯子不報述

妾不體君述

稅服解

謂之王公辨

櫛星門說

卷六

、釋宋

、釋十

爲人後者爲其本生母服議

、笑不至矧說

入自闕說

、寘饋于个辨

劉楚楨先生論語正義序

曹寶書刺史集序

陳氏宗譜自序

徐府君劉夫人合祔銘書後

箬帽園記

王君梅生哀詞

書汪孝孫事

書介休三烈婦事

先君子雜著五卷再刻於同治甲子冬乙丑移居江甯丁卯游鄂戊辰游浙己巳由浙歸江甯於鎮江途次棄養汝恭卜葬後謹檢未刻文字請寶應劉先生恭冕儀徵劉君壽曾擇存十四首續刊之爲第六卷孤汝恭謹識

說文諧聲孳生述畧例

古韻之學蔽蝕久矣自鄭庠作古音辨實開古韻之先
然止析六部未免於畧崑山顧氏分爲十部援引該洽
而九經諸子騷漢以下書乃可讀江徵君又分爲十三
部戴編修則爲十六部孔檢討別爲十八部而分陰陽
二聲王觀察更爲二十一部段大令定爲十七部劉禮
部又爲二十六部休寧所謂古音之學以漸加詳者也
然或有意求密而用意大過因思聲音之原起於文字
說文諧聲則韻母也歸安姚尙書有說文聲系一書第
部次不分無所取擇且於會意諧聲不無岐誤乙未客

京師假館於廣陵汪氏因刺許書中諧聲之文部分而綴敘之以象形指事會意爲母以諧聲爲子其子所諧又卽各綴於子下名曰說文諧聲孳生述其部次以廣韻爲質諸家之或始歌終談或始之終歌或始元終緝皆不敢取恐鑿也不立部首而以一二爲目其部分以顧氏爲主而參以江孔戴段諸家其一部曰東鍾江二部曰冬用孔義也三部曰支佳四部曰脂微齊皆灰五部曰之哈尤之半用段說也七部曰真臻先八部曰諄文欣魂痕尤部曰元寒桓刪山仙亦段義也十部曰蕭幽尤之半十一部曰宵豪用江義也十六曰侯虞之半

用段義也其轉虞入侯則用江說十七曰侵覃凡十八
曰談鹽添咸嚴銜用孔義也而去之祭泰夬廢入之月
曷末鎋薛爲十九部則戴義也緝葉帖合益洽狎業乏
獨爲一部爲二十部則用孔說其入之屋燭附十六部
沃覺附十部則亦用孔說麥與昔錫之半附三部職德
附五部則用段說質術櫛物迄沒屑附四部則用孔說
而去其月曷以下者也餘如六部爲魚模虞之半麻之
半十二部爲歌戈麻之半十三部爲陽庚十四曰耕青
清十五曰蒸登與入之藥鐸之半錫之半歸十一部陌
昔鐸之半麥之半附六部則皆仍崑山之舊其說文原

闕之音徐氏雖強爲翻切要亦多由臆造則別爲二十一部循不知闕如之旨也其有子母異部如充从育省聲而在一部委从禾聲氏从入聲狄迹从亦聲而在三部裔从尙聲而在四部兌从谷聲舌从干聲而在十九部醫从毳聲而在五部莫从艸聲爽从酉聲股从殳聲而在六部諸如此例不可枚舉蓋或取雙聲或由轉韻亦分注於各部下以免混同餘如因兼沾誓兀亦讀夔夔亦讀穰仍以本音爲主而以別音附之不以異說淆正也其聲字之誤衍俗字之妄增槩從泐汰庶以存涇長真面目耳

白虎通疏證自序

緬惟端門化帛羸秦肆破術之謠祕室談經漢氏開獻
書之路時則意存罔括志切蒐羅下幣詔於公孫坐安
輪於申傳河間真本競出民間東魯佚編間來壁下然
而詩則魯韓各授書則今古攸區禮溯后蒼慶戴遞傳
其緒樂原制氏常山竟絕其傳向歆則父子殊歸毛孟
則師生異讀原其授受本別商參稽厥指歸殊淆黑白
班氏位參元武生值東京待詔金馬之門珥筆白虎之
觀臚羣言之同異衷師說之是非立學官者十有四家
著藝畧者三十八種奈經故訓雜出西州蝌字佚文仍

遺東觀雖一尊之定說未伸而六藝之微言斯在今欲
疏其指受證厥源由暢隱扶微有四難焉蓋以石渠典
佚天祿圖湮汝南存異義之名中郎蝕熹平之舊董曹
兵燹劉石憑陵南國清談欽崇元妙北郊戎馬滅絕典
墳重以妄生難義橫裂聖經高才者蔗肆雌黃末學者
蜿求青紫而欲溯微文於既汨尋佚論於久湮紹彼先
民暢茲墜緒其難一也至若緯著百篇讖傳百首鑿度
運樞之說推災攷耀之文敘郊邛則旁徹禮經論始際
則隱符風雅辨殷周文質而春秋義昭剖卦象盈虛而
彖爻指晰雜以占候未底於醇徵諸遺經間合乎契故

皆以讖斷禮以緯儷經內學之稱諒非徒爾迄乎莊老
橫流康壺自寶僭偽謬託贗鼎雜陳深信者失之愚矯
枉者過其正遂禁絕於天監致燔滅於開皇侯官集遺
塵珠畧見華容著錄片羽僅存而欲遠索苞符旁搜星
緯求鄭宋之絕學述曹史之元經其難二也昔班氏之
入此觀也習魯詩者首重魯恭肆伏書者并崇桓郁景
伯則專精古義丁鴻則兼習今經其述師承咸資採析
今則淳于之奏莫考舊聞臨制之章無由資溯師守之
源流莫覩專門之姓氏誰尋而欲綜七畧之遺文匯百
家之異旨津逮殊迷淵源何自其難三也況其舊入祕

書久同佚典毛公古義莫遇司農楊子元文誰爲沛國
是以魯魚互錯亥豕交差同酒誥之俄空若冬官之闕
畧雖餘姚校正畧可成書武進補遺差堪縷述然亦終
非全璧祇錄羽琫而欲披精論於殘編摺微旨於墜簡
其難四也立質賦顛愚學慚陋俗恥鄉壁之虛造守先
儒之舊聞不揣禱昧爲之疏證凡十二卷祇取疏通無
資辨難仿冲遠作疏之例依河間述義之條析其疑滯
通其結轆集專家之成說廣如綫之師傳口傳耳剽固
未究其枝葉管窺筵擊或有補於涓埃云爾

說禊

丙申四月三日葉筠潭黃樹齋兩鴻臚黃樂卿徐廉峰
兩太史汪孟慈陳頌南兩農部招集同人於京師宣南
之江亭行展禊禮孟慈先生刺禊義下詢因爲之說曰
禊字不見於說文玉篇廣韻始有之而史公已記漢武
禊霸上之事徐廣所云三月三日臨水祓除謂之禊是
也又蔡中郎注月令天子始乘舟亦謂陽氣和煖禊於
名川則禊義之興已久考禊疑古祇作契契有絕缺之
義漢母將隆傳契國威器謂絕國威器也司馬相如封
禪文契三神之歡謂缺三神之歡也禊祭取義於絕除

穢惡則古或卽段契爲之後因加示爲禩耳然經典有
禩無禩禩禩同韻則後世禩字其古禩之變體與周官
女史掌歲時禩除鬻浴鄭注歲時禩除如今三月上巳
如水上之類鬻浴謂以香薰草葉沐浴考古多有因祭
而行禩除者如詩生民以弗無子箋云姜嫄禩祀上帝
於郊禩以禩除其無子之疾焦喬荅王權所云先契之
時必自有禩氏禩除之祀位在於南郊是也則此除惡
之祭周初必於四月或因雩祭而遂行禩除之禮故先
儒說論語或以風乎舞雩爲雩祭以冠者童子斥男巫
女巫又鄭注周禮云如今三月時則古不用辰月可知

後世禮移俗變多不得時之正或卽行之三月故曾皙
述此事卽於莫春則已非周之舊矣春秋時惟鄭國盛
行此禮韓詩序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
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是也後世行此禮者亦不盡用
辰月西京雜記漢高與戚夫人於正月上辰出百子池
邊濯濯以祓妖邪則用寅月漢武八月祓霸上則用酉
月劉公幹魯都賦素秋二七則用申月九歌春蘭秋菊
姱女容與則又春秋並用矣而歷代相沿多以辰月爲
正張平子南都賦莫春之禊元巳之辰荆楚歲時記亦
有三月三日士民出泛江渚爲流杯曲水之飲宋元嘉

齊永明相沿爲故事故顏延之王元長有曲水詩序而
王右軍亦於是日修禊山陰也但祓除之禮始必因四
月零祭後改用辰月仍用巳日自魏以後則專以三月
三日而上巳之本義亡矣至於摯仲洽徐肇亡女之說
固屬不經東廣微周公泛觴之事亦無確證俱置而不
論可也

至毛詩之蘭卽韓詩之蘭蘭蘭古音同部蘭爲
正字蘭爲假借毛傳云蘭蘭也用本字詁借字

也香草

之名能辟不祥與今世蘭花之蘭同各異實李

時珍所

指生水旁下溼處紫莖柔枝赤節綠葉對節

生有細

齒者是也其內則之蘭莖楚辭之初秋蘭風俗

道引禮

記之大夫贊蘭皆是物也薛夫子韓詩章句蘭

蓮也蓮

卽蘭非夫渠之實也連聲聞聲同部故澤陂有

滴與蘭

樊光注爾雅引作有蒲與蓮也漢書引作菅菅

與蘭蘭

亦同部師古曰菅蘭也是也薛氏以

蘭詁蘭

毛公以蘭詁蘭二名一物無差殊也

書十經文字通正書後

乙未過夏京師於同郡溫君民叔處假得錢氏帖十經文字通正書受而讀之其書取漢魏傳注及史漢引經異同以明古字通段源委採錄之功可謂勤矣然其紕謬處亦多漢人注經有讀若讀爲當爲諸例仍其本字別取他義讀若讀如是也破其字別其義而仍取諸同部之音卽異部而通段仍相近則讀爲讀曰是也若當作當爲則是形聲之誤不可通段本段錢氏說錢氏概爲收羅不分畛域其誤一也兩漢經師或由口授或得壁中或獻民間如周禮之故書士禮之今文古文書分伏孔論

語異齊魯皆是其異文譌字亦不過如今之宋本毛本
監本之不同耳其中可通者固多然傳寫之錯口語之
訛絕不相涉者亦不少錢氏廣爲採錄無所棄取其誤
二也漢人引經有以訓詁代本字史記之引尙書兩漢
秦疏傳注之引諸經如克之作能以之作用之類不可
枚舉然如初首可以訓始不得徑通作始也林丞可以
訓君不得徑段作君也錢氏渾謂段借形聲不分其誤
三也許氏說文多經後人竄定久非汝南元本如引麗
乎土之作麗豐其屋之作豐皆是錢氏承譌沿謬喧僞
亂真其誤四也今世所傳漢學惟三禮毛詩公羊春秋

而已外如馬鄭之書京孟荀虞之易三家之詩賈服之
左傳舍人樊光李巡孫炎之爾雅全書雖已亡佚而孤
文隻義見於他書所徵者其異文別讀皆足爲段借之
資錢氏槩從闕如未經引及其誤五也大抵段借之道
不外二科同部段借謂之疊韻異部段借謂之雙聲非
此皆誤字也但周秦部分嚴於漢魏如東鍾之通冬支
之轉歌脂之轉真微之轉文之之轉蒸魚元之轉歌汝
南已多破其畛域然通轉之中亦自有一定之限非如
後世之強生枝節妄爲分合轉轄而不通如許敬宗劉
平水諸人也昔人以段錢并舉讀說文劂詮一書已病

其疏畧及讀此書其旁通曲證不可謂於小學無補於音韻之學或有未究去金壇之學遠甚謹條其謬誤者近二百事故識數語於簡末云

答薛介伯論邱區書

介伯仁兄閣下昨接致函論曲禮禮不諱嫌名注一節案彼注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宇邱與區也陸氏音邱區并去求反考邱區求三音迥別求宜入蕭幽等韻邱宜入之哈等韻區宜入虞侯等韻承舉古韻標準音區爲祛由切之說以相示復引方言以一區爲一邱爲證考江氏之說非也由與求可以同韻區與由求萬不可通禮樂記區萌達左傳豆區釜鍾六朝諸儒并音古侯反侯古音胡故羔裘洵直且侯與濡渝爲韻也魏文孟津讌詩高會極歡娛俯臨四達衢珍膳盈豆區以區

與娛衢竽舒驅等爲韻故凡从區得聲者如漚鷗歐等字俱宜入虞侯部也若由則當在蕭幽等韻禮運故飲食有由也與事有守事可復行可考以爲奧爲韻故凡从由得聲如油軸迪等字皆宜併入蕭幽等韻也若邱字則當音去其切易渙有邱與思韻左傳敗于宗邱與師韻此則見之詩易諸經有韻之文者也至方言自一聲之轉故或可通呼誠如足下所謂不得據爲同部是也且鄭氏云音聲相近不云音聲相同蓋字禹爲疊韻邱區爲雙聲也陸氏之失固不足責江氏從而和之不可謂非干慮之失也至如由字說文所無自宜爲聿之

古文江鄭堂說求本爲古文裴而與裴韻異部裴字於詩此當入之韻此又古韻之不可解者也

兄弟昭穆議

昭穆之說先儒聚訟而於兄弟爲後者尤多結轡其要則一以爲兄弟同昭穆一以爲兄弟異昭穆至東晉賀循遂創兄弟不相爲後之說以定東晉廟制愚以爲殷周異制故論有互岐也春秋家說云殷道親親先立弟周道尊尊先立子考殷之世次外丙與仲壬沃丁與大庚小甲與雍已大戊等皆兄終弟及至陽甲般庚小辛小乙皆兄弟四人迭爲君若兄弟別昭穆則武丁之祀上不及祖無是理也以服制斷之殷之廟制當兄弟同昭穆檀弓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

其叔父也伯文殷諸侯也上下既各以其親不降旁期之服則上準天子之制知外丙沃丁小甲等崩仲壬太庚雍已等亦祇爲之期矣本不必純君臣之分則其不嫌於同昭穆可知若周制父死子繼其兄弟相及本出於一時之變禮先君無子若孫不得已而取諸昆弟更無昆弟若昆弟之子卽嗣以伯叔父諸功總親亦無不可諸侯天子以國體爲重不必顧其私親故也且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故天子諸侯絕旁期而族人亦不得以其戚戚君則凡屬服親皆同臣子臣之繼君猶子繼父則以弟嗣

兄卽以子承禰故文公逆祀先僖後閔春秋譏之傳曰
何以譏先禰而後祖也不然閔之於文叔父也何祖爲
爲僖旣禰之文不得不祖之祖禰異分則昭穆異廟然
則般人四親廟以世次爲序廟則四而主不必祇四周
人四親廟以世及爲序一廟一主親盡則毀故文公所
祀止桓莊閔僖而已說者以閔僖同昭穆隱桓同昭穆
則文公之祀上及惠公若二主共廟則與廟無二主之
制乖若主別爲廟則與諸侯五廟之制刺且生爲君臣
沒爲昆弟亦無是理也是以春秋書桓宮僖宮災桓與
隱同昭穆而桓獨有廟僖與閔同昭穆而僖獨有廟是

兄弟異昭穆可知要之隱閔可弟兄桓僖桓僖不得見
弟隱閔猶春秋母弟稱弟出之於上則爲發乎情母弟
不自弟行之於下則爲止乎禮義焉若大夫無子則不
得取諸昆弟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但取諸小宗之子
行爲嗣嬰齊以弟後兄歸父春秋譏而書之曰仲不與
其公孫之號也包慎言曰以嬰齊後歸父此魯禮之未
失魯人以襄仲弑君之罪當絕而歸父
進退有禮不欲絕其嗣于魯故以嬰齊後之春秋仍以
書之曰仲一以正昭穆一以見亂臣之不宐有後耳以
大夫不世而又有合族之道故必以大宗爲本雖士爲
大夫宗子爲士而不敢降其宗故喪服經爲大夫爲宗
子制服也所謂大夫不奪宗也若由大夫而後諸侯則

不與本宗族親爲宗所謂諸侯奪宗也諸侯世故也此則天子諸侯與卿大夫士之殊焉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而於世及之制仍從周禮所謂損益百王而爲後世法也

書張純傳後

世祖初廟制未定以高帝爲始祖文帝爲大宗武帝爲世宗以春陵至南頓爲四親廟張純議以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旣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君臣並列以卑廟尊不合禮義於是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四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案純等此論可謂泥讀禮經矣禮斬衰章爲人後者自謂大宗無子取支子入承石渠禮議戴聖所云小宗可絕大宗

不可絕是也

喪服傳云嫡子不得後大宗說非

大夫士必取諸歿者之

子行爲後天子諸侯則雖以兄後弟以叔後姪皆可以諸侯奪宗大夫不奪宗而封君之孫又盡臣諸父昆弟故也故歷代以大禮爭議者三漢哀帝宋英宗明世宗也哀帝世宗以藩王入繼英宗以藩王子入繼而哀帝英宗於成帝仁宗時立爲子世宗則於武宗崩後入繼情事微殊以禮斷之皆宜援服斬之例馬季長云受人宗廟之重故三年故師丹司馬光等持論甚正而論明季事者或猶援方獻夫之疏

方獻夫謂仁宗嘗育英宗于宮中孝宗未嘗立陛下

是孝宗未嘗立陛下爲後陛下亦未嘗後孝宗云云

以爲千古不易之論夫世宗

雖未立爲子要皆孝武之臣也臣子一例皆三年故春秋以桓後隱以僖後閔公羊傳曰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何注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又大傳云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則爲世宗者旣以支子入承當以祖宗爲重不得顧其私親自宜禰武宗而祖孝宗則卽以孝宗爲考已屬非禮矣而其詔乃云奉皇兄遺詔入嗣宗祧皇而稱兄不經莫甚若漢光武則承王莽移祚之後易姓改物十有八年撥亂反正雖云中興實同崛起考王制疏云非別子而爲大祖者一是別子初身爲大夫中間廢退遠世子孫崛起

起則不必立別子爲大祖誠以祖有功而宗有德別子於後世無功猶不必祖之況光武非受重平帝者也而忽近遺本生遠追宣元而下乎若如純等之議則光武亦哀平臣子也亦當上繼平帝亦不得遠嗣元帝爲父而成哀以下命有司祀之若以世次於成帝爲弟則所謂四親廟者高曾祖考也上繼元帝是有祖考而無高曾而成哀以下之親廟又當作何稱乎可謂進退失據矣又王制疏云異姓諸侯受封初封卽得立五廟則亦猶天子之追王也然則以禮經定東漢廟制宜以高帝爲受命祖不毀春陵以下爲四親廟明章和安之世春

陵以下迭毀殤帝立未踰年不立廟

鄭氏駁五經異議說

故不數

少帝又殤亦不數順帝世光武當毀以爲東漢始祖自宜如文武世室不毀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中宗宣帝或宜如殷三宗周成宣亦不毀其餘則台祭時祔陳於高廟可也然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例之或卽立景帝廟亦可而長沙定王又爲別子之始或亦如周魯之特廟可耳

路寢孔碩辨

詩閔宮卒章路寢孔碩注疏皆以路寢爲人君之正寢
愚竊以爲未然寢有二有人君朝後之寢在路朝後周
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路寢一小寢五是也
有廟後之寢隸僕掌五寢之埽除之事注五寢五廟之
寢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是也此詩上下皆美新廟之
事無緣此句獨言及居室況朝後之寢爲人君出入燕
息之所故莊公薨於路寢春秋美其得正亦不必俟僖
公脩復且居寢孔碩亦不足爲僖公美則此路寢當爲
廟後之寢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又隸僕

云大喪復於小寢大寢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
祖曰大寢路有大訓知路寢卽大寢也當爲伯禽廟寢
詩文多互文見義詠閔宮則凡文王周公之特廟可知
矣詠路寢則五廟之寢可知矣詠新廟則閔公以上親
廟及大祖廟可知矣

既伯既禱解

詩吉日既伯既禱爾雅釋之爲馬祭毛傳宗之以伯爲馬祖郭景純取以說爾雅案伯爲馬祖不知所據而馬祖既禱伯因卽以伯爲祭馬祖之名亦似不辭疑伯卽禱字之借說文引作既禱既禱蓋三家詩如此禱字从馬音義相兼應仲遠漢書注云禱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蓋師行必先馬祭名之曰禱因卽統謂師祭曰禱說文禱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卜而祀之曰禱是其引申義也禱祭之中當兼有馬祖先牧馬社馬步諸神未必如孔疏之專祭房星也禱伯古音同部肆

師表貉漢鼓吹曲作表禡甸祝表貉注云杜子春讀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是禡伯貉古音義皆通禡其正字伯貉皆段借也禱者說文引作禡訓云禡牲馬祭也考甸祝禡牲禡馬杜子春訓禡爲禱蓋禱之中兼有禡牲之義故兩詠之焉

說文母猴說

說文犬部猴下曰夔也夕部夔下曰獸也一名母猴爪部爲下曰母猴也犬部獲下曰大母猴也然則猴也夔也爲也獲也一物也而皆可目爲母猴白部禺下曰母猴屬犬部猶下曰獲屬狙下亦曰獲屬虫部蜎下曰禺屬蓋皆與猴種相類而微別故陸佃據柳子厚之言曰蜎靜而猴躁其性迥殊其實對文異散則通也母猴一曰沐猴項羽傳楚人沐猴而冠是一曰獼猴樂記注獼獼猴也獼卽夔之別體案沐獼皆母之轉音母非猴名母其呼猴者之語詞也長言之曰母猴短言之則曰猴

猶越之名於越吳之名句吳也故夔下曰母猴猴下則

曰夔轉注為訓物名已晰段氏猴下注謂夔上當有母

猴二字母亦誤仍母猴為猴之別名與蓋夔下曰一名

母猴猶曰一名猴也穀下曰食母猴猶曰食猴也且爾

雅鳥獸多以父母字為語詞如麕父麕足即麕麕足也

攬父善顧即攬善顧也駕鴒母即駕鴒也不獨此也佳

其鳩鴒即佳鳩鴒也舍人云佳一名夫不見左疏鸞斯鴒鴒即鸞鸞

鷓也毛傳鷓卑居威夷長脊即夷長脊也夷說文作虎廣韻虎似虎有角蓋

方音緩急故呼謂殊異必求其義以釋之則鑿矣邵氏

雅疏謂沐猴老者為攬故許氏以攬為母猴是直以母

解作父母之母矣似非

魯讀崔爲高說

一切經音義引鄭氏論語注魯讀崔爲高今從古是則魯論作高古論作崔以左傳崔杼事證之則魯論信爲誤字然文子所至各國亦何至皆如崔子而文子亦何至輒擬人以弑君之賊則下兩言猶吾大夫崔子也似以魯論作高子爲長蓋弑君之逆法所必討高子爲齊當國世臣未聞聲罪致討以春秋貶趙盾律之宜與崔子同惡矣文子歷至諸邦蓋見其柄國者亦多孱弱庸徒故曰猶吾大夫高子耳論衡別通論云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正用魯

論之意其首句自當作崔子魯論作高子則涉下高子而誤鄭氏考齊魯古爲之注故以古論定魯論也但鄭注已佚下兩言高子未知鄭本若何耳考左傳襄六年高厚崔杼定其田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九年齊高止出奔北燕注止厚子可見高氏之不振矣

鄭伯男也說

左傳昭十三年鄭伯男也自來解者不明鄭眾伏虔云

鄭伯爵在男服也然周制男服距王城千五百里鄭去

京師不容此數

正義說

况與從公侯之貢語義無涉賈遠

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然子產因爭貢而忽言及

南面之君亦無謂鄭志謂男子男也周之舊俗雖為侯

伯皆食子男之地亦無据周語鄭伯男也王肅兩注皆

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詞也亦屬臆

見杜預注則以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差為可從

而孔疏亦未能確疏考公羊桓十一年傳云春秋伯子

男一也詞無所貶王制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又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疑古皆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一等故左傳僖九年云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明公與侯皆降等从伯子男之稱矣其曰子者亦有二義一則白虎通引或說曰合從子貴中也一則何休注公羊云皆從子夷狄進爵爲子是也要之伯與子男俱爲一等故僖二十九年左傳云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明公與侯尊不敢與會伯子男卑故可是亦以三爵爲一等此云鄭伯男也言鄭國伯爵猶之男也舉其至卑者自承與爭貴之意似合二傳之

說本無差異其周禮之五等孟子之伯一位蓋古籍散
亡不無所聞異詞耳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議

儀禮喪服總衰章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注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于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或謂然則不接見者不當有服乎諸侯爲天子斬衰其臣不當從服期乎愚以爲此說非也從服有六而諸侯之大夫服天子不在其中卽以爲從服是亦從重而輕者也諸侯之大夫於天子與大夫之臣於諸侯同大夫之臣無見諸侯之事故絕而無服諸侯之大夫時有接見之誼故但隆以總衰則此服本在五服外第生於接

見之恩耳故粗其升而細其縷可謂斟酌盡善矣若以諸侯服斬其臣應從服期則大夫於諸侯亦服斬其臣亦宜從服期矣則記文但云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足矣又何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乎諸侯之臣既可以之大夫則王朝之臣亦可以仕諸侯故白虎通云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爲家也是天子之臣亦有違而仕諸侯者其亦不得服舊君明矣大夫與陪臣於天子諸侯有舊君之恩者且不得伸其私服况絕無君臣之誼者乎夫聖人非不知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特以古王侯皆分土而治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故特重其本

君之服欲其專意於所事且以杜其覬覦上越之私耳
齊衰三月章曰庶人爲國君夫特別之以國君知其不
得爲天子矣故注亦云天子圻內人服天子亦如之也
然則諸侯大夫旣葬後其臣卽吉服乎昔荀訥荅劉系
之曰子婦爲姑旣周除服時人以夫家有喪猶白衣則
諸侯大夫之臣於王侯葬後亦宜素服可耳是以王人
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王朝諸侯之命卿雖尊
而不得爲天子服正服又所以一臣心以此坊民猶有
三家分晉田氏代齊家臣而欲張公室者

皇后降服議

通典魏田瓊云諸侯女爲天王后降其旁親一等與出降爲二等爲外親尊不同則降吳射慈云諸侯之女爲天子后爲天王之親服隨天王降一等諸侯之女爲后爲其父母及昆弟爲父後者服齊衰其宗子亦不降案二說皆禮經所不取也禮天子諸侯絕旁期所服者惟妻長子嫡婦左氏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也謂王后與大子也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臣之則無服司服之錫衰疑衰皆非五服之正也天子所不服而與尊者一

體之王后服之與天子自絕其期而王后顧服其私親之旁期與春秋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猶王者之不臣妻父母耳非必天子服以總王后服以期也故鄭氏伏后議云女嫁爲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于天子此雖已女成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今不其亭侯完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后父仍從臣禮則無服可知夫祭必夫婦親之衰經非所以接弁冕也王后之父於后爲父於天子則臣也以臣下私親之喪廢一時賓祭之重不亦僨乎況諸侯奪宗大夫

不奪宗故大夫士之妻不敢降其宗者以婦人有歸宗之義耳若王后則有廢無出無宗可歸而射氏乃有宗子不降之說並謂王后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亦期直以大夫士之禮律天子矣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則王后私親亦當援爲君之妻之服服王后不得仍服其親服可明所以大一統而肅王制也至有謂外祖父母母族之正統妻之父母妻族之正統母妻與已尊同母妻所不降已亦不敢降者夫妻之不降爲其其事宗廟長子嫡婦之不降爲其將所傳重若外祖父母妻父母皆總親耳

外祖父母以名加至小功所謂外親不過總麻

也而壻與外舅又爲報服然則天子不降后父總而后
父亦爲天子總乎此必無之禮也則以禮斷之天子諸
侯於外親皆無服與大夫士服制懸殊婦人外成以所
天爲重亦不得顧其私親服本服如邦人也而雜記有
妾爲女君之黨服者或爲從無服而有服者之制鄭氏
雖據以難公妾大夫之妾爲其母傳似未可援爲定論
也

附包孟開先生說

春秋之義天子不臣后父諸侯絕旁期而女子適諸
侯者仍爲之服以其尊同也天子女適二王後者天

子仍爲之服見于何氏公羊注以此例之天子于后
父似不得無服則后之于父可知鄭君駁傳之言未
可厚非也 又案不杖期章公妾及士妾爲其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
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
王后猶曰吾季姜是子尊不加于父母此傳似誤矣
言案女君皆諸侯之子其父母尊與已等女君應同
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之服此傳所言蓋据大夫女
之爲夫人者言公羊言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諸侯
之尊境內皆其臣子而夫人之父爲君所不臣內娶

則嫌且妻掌持權以疏間親亂之道也故禮諸侯不得娶大夫女春秋之季諸侯不循禮度內娶者國國皆有而服制亦改于是有以女君而降其父母者降其父母非以貶父母明純臣之義也天子尊無二上而諸侯與天子不純臣非大夫之與諸侯比且天子非諸侯莫婚非同諸侯之溺情而下與大夫比者可同日語爲天王后而父母之服不降君子不奪人親也大夫女爲夫人而降其父母者奪其親以明尊且以防進女後宮而結奧援之漸也言各有當鄭氏所言特引而不發耳

爲人後者服其本親議

禮經爲人後者爲其本親之服凡四見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殤小功章爲其昆弟之長殤記凡一見爲人後者爲其兄弟降一等報案此喪服之省文著義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而段氏玉裁則謂是四條者本親之服卽盡於此說云由其父母而上之雖祖父母曾祖父母不服也由其父母而旁之雖世父母叔父母姑不服也由其昆弟而旁之雖從父昆弟從父姊妹不服也況卑於此疏於此者乎況外親乎此謂絕

族無施服也愚竊以爲未然降服有四出降其一則爲人後者與女子子是也女子子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二傳皆曰不敢降其祖也夫女子子在室三年適人期欲其專意於所天耳子爲父母三年出後則期亦爲欲專意於所後耳適人者不敢降其祖若出而後人者顧絕其本生正統之親與況古人亦止不貳斬耳不云不二期也有何二本並立之嫌也至於旁親之服昆弟丈夫之至親者也姊妹婦人之至親者也舉昆弟則上而世叔父母從祖父母從祖父母下而昆弟之子旁而從父昆弟從祖昆弟賅此矣舉姊妹則上

而姑旁而從父姊妹下而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賅之
矣舉昆弟之長殤則凡有服之殤皆不得絕其服矣而
猶慮有不備也故記文足之曰爲人後者爲兄弟降一
等報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降一等則總鄭云兄弟
猶言族親也則內而諸祖父母從祖昆弟外而外祖父
母從母皆括之矣則外親亦非無服也疏遠者如此則
親近者可知於是知其說之難通也又改兄弟爲其昆
弟三字母乃改經從已乎段氏又引爲出母期不爲外
祖父母服尤爲礙不於倫矣夫母與廟絕母子至親無
絕道故爲之期若爲父後則絕所謂與尊者一體不敢

服其私親也與爲後者之例迥別段又謂絕族無施服夫絕族之說止可施之異姓以支子後大宗不得爲絕族也善乎程氏瑤田曰後大宗以收族蓋收其繼別以下之族本親包在其中不可以絕族目之也統而論之所後者不必定爲何親期功總麻以及絕屬者皆可而服本親父母一以期爲斷蓋至親以期斷故特降其加隆之服所謂仁至義盡也餘親則皆以出降一等亦所以厚本親也若宗子於五屬內者則依其本服宗子爲大夫族人爲士者降一等絕屬者無服惟爲後者服本親不得依宗子爲族人之例而族人爲宗子有期親者

服以期大小功則齊衰三月後受以大功衰九月與小
功衰五月總麻與絕屬同齊衰三月其本親服爲後者
亦不得依族人爲宗子之例故鄭氏記注云言報者嫌
其爲宗子不降也是也

荅周西瀾爲妻杖不杖議

前在省垣承詢妻喪杖不杖之別時客中無書略述所
識茲特爲足下詳之喪服記妻服有二一見齊衰期章
曰妻傳曰何以期也妻至親也一見齊衰不杖期章曰
大夫之嫡子爲妻傳云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
鄭氏於齊衰期章注曰嫡子父在爲妻不杖以父爲之
主也引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太子嫡婦注又云父在子
爲妻以杖卽位謂庶子然則父在爲妻不杖唯嫡子矣
以父爲之主也若庶子則雖父在亦杖以庶婦卑故不
爲之喪主子得以杖喪服小記云父在庶子爲妻以杖

卽位可也而敖繼公創不分嫡庶之說注不可信小記
經文亦不可信乎然父在庶子爲妻杖亦止士以下耳
若大夫之庶子爲妻在大功章爲尊者所厭則亦不杖
蓋與嫡子之不杖名同而實異故不杖章特著之曰大
夫之嫡子也小記又云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
與大夫之嫡子同注云爲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爲之主
子不得伸也此卽據服問君所主夫人太子嫡婦之文
明重嫡之義自天子達也今律文不分嫡庶父在皆不
杖者古者世爵世祿則有宗法故嚴嫡庶之別後代宗
法旣廢故嫡庶可以從同此古今禮之不同也其父沒

母在亦宜用杖期服以母不可主嫡婦之喪故爲妻得杖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明母在得杖矣又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得禮卽得杖矣今律文父沒母在亦不杖與古殊此亦禮文沿革之不同也

春秋王魯說

孟子之說春秋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趙氏於前注曰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於後注曰其義史記之義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明乎設之義竊取之義可無疑於今文春秋王魯之說矣隱元年何君注曰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卽位又云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然則王魯者託王於魯非以魯爲王也孔子當世衰道微

之世懼王道之熄滅作春秋以撥亂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以匹夫行天子之權不能無所寄魯者父母之國也有所見有所聞有所傳聞較百二十國寶書爲信故據以爲本而以行賞罰施黜陟蓋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也殷繼夏周繼殷春秋繼周故以隱爲受命王春秋之隱公則周之文王也故儀父慕義則字之宿男與盟則卒之滕薛來朝則褒之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於所見世著治太平僅於譏二名人道浹王道備功至於獲麟故麟於周爲異於春秋

爲瑞周南之麟趾召南之騶虞猶斯道也故鄭氏詩譜云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孔仲達申之曰時寶不致設以爲法是也然則君人者能繼天奉元養成萬物行春秋之道則可以撥亂則可以反正則可以獲麟故麟之瑞於魯爲春秋之魯言之非爲衰周之魯言之也王魯故新周新周故宋黜杞所謂異義非常可怪之論此也所謂知我罪我此也若徒以春秋爲魯史記之別名則一記載佔畢之徒了此矣何至筆則筆削則削而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哉善

乎劉君申受之言曰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諸侯皆薪蒸之屬可宣火之明而無與火之德又包君孟開言曰凡此十二君者魯之君乎哉春秋之君也方之於周此二百四十二年隱公之統緒也繼世相延而業隆太平則十二公皆筌蹄也繹乎此而七十子之微言大義昭然若揭彼杜范之徒嘵嘵不已真所謂瞽者不可與言日月之明聾者不可與聞雷霆之聲也

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述

喪服記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魏本于作爲注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敖繼公云此爲兄弟於本服降一等止謂同父者也禮爲宗子服自大功之親以至親盡者皆齊衰但有月數之異耳此報云者昆弟與姊妹在室者但視其爲已之月算也而服亦齊衰惟姊妹適人者則報以小功也按敖氏之說非是同父之親止可謂之昆弟不可爲兄弟喪服凡稱兄弟皆疏遠之親故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也記中如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又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

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又君之所爲兄弟服又夫之所爲兄弟服兄弟服猶言小功以下之服非謂爲兄弟服也皆爲疏族之親烏得與昆弟混昆弟在大功章所謂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是也記者恐小功以下不降也故於此足之敖氏疑大功以至親盡爲宗子皆齊衰此若小功之下則不得爲宗子以小功之服此由泥于報字之義此所云報名報而實非報也何者支子出繼大宗於其本親之服皆降一等如小功則降總總則無服若小功總之親服出後之人則應如小功總服宗子之本服而遞降矣與宗

子小功之親者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

有總麻之親者與絕屬者同

鄭氏注

此本服也若降服則

小功與總皆降同齊衰三月矣蓋報者報之以降期大功亦然非謂宗子降服在小功伊亦報以小功宗子降服總麻伊亦報以總麻與凡人之報不同也亦如律其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者各依本律首從論也記又云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諸儒疑小功以下爲兄弟不得更稱兄弟之子援通典賀循議引作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證今本之譌程瑤田云所爲後之子設言所後者之真子也真子之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也今爲

之服如真子一般故云若子蓋謂宗子爲所後者之子之兄弟之親如所後者之子其實宗子自持小功總之本服小功之親仍當齊衰三月受以小功衰五月總之親仍當齊衰三月亦各服其服近于報而實非報也

三年導服說

說文谷部酉古文酉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讀若沽
一曰讀若誓彌字从此又木部椌讀若三年導服之導
又穴部突讀若禮三年導服之導按禮經有禫無導鄭
君士虞禮注云古文禫或爲導又喪大記禫而內無哭
者注禫或皆作道則禫者今文導道者古文許君多本
古文說故也說者以酉與導爲雙聲故得通讀然椌爲
以丹切突爲式針切與導聲不相涉也蓋酉在感韻轉
平聲則入侵覃諸韻導在號韻轉平聲則爲蕭幽諸韻
古侵覃等部與蕭幽等部間有通讀之字如荀子禮論

云道及士大夫注史記作蹈又作啗按今史記禮書正作函函啗皆與函韻者也詩白華念子燥燥釋文燥亦作慘又北山或慘慘劬勞釋文云亦作燥漢書西域傳注劉本作剝參與函亦韻而讀若臬則又以蕭幽與肴豪韻近輾轉得通者也函之讀導其猶此與然則不讀於函之下而讀於函之下者蓋古文字省函爲舌兒本義也而亦借義爲竹上皮音如甜者本音也而亦借音爲沾與誓後造函字專爲舌兒之訓音止他念切不必兼沾誓之讀與竹上皮之義矣亦如屮下云古文以爲艸字疋下云古文以爲詩大雅字亦以爲足字彳下云

古文以爲亏字又以爲巧字熯下云古文以爲顯字而皆不必讀少如艸讀疋如足讀亏如亏讀熯如顯而音義自可段借亦以古文字省故也然則彌字古當作彌今作彌亦隨今文而省也今說文示部有禫字段氏以爲後人所加按許氏三引導服皆不作禫則段氏之說信矣

吾友李賓虞黃慎臺薛介伯皆有說未知異同若何也